



反收割

应对金融精英的秘密计划

[美] 詹姆斯·里卡兹◎著 劳佳◎译

1998年和2008年，你已经被无情地收割过
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将史无前例，你该怎么办
《反收割》会让你安心保全财富，渡劫重生

THE ROAD TO RUIN

The Global Elites' Secret Plan for the
Next Financial Crisis

JAMES RICKARDS



THE ROAD TO RUIN

The Global Elites' Secret Plan for the
Next Financial Crisis

反收割

应对金融精英的秘密计划

[美] 詹姆斯·里卡兹◎著 劳佳◎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收割: 应对金融精英的秘密计划 / (美) 詹姆斯·里
卡兹著; 劳佳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11
书名原文: The Road to Ruin
ISBN 978-7-5086-7893-1

I. ①反… II. ①詹… ②劳… III. ①经济危机-研
究 IV. ①F014.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1448 号

The Road to Ruin

Copyright © 2016 by James Rickard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rtfolio,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反收割: 应对金融精英的秘密计划

著 者: [美] 詹姆斯·里卡兹 (James Rickards)

译 者: 劳 佳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7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6-9491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893-1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经济学家、导师和朋友约翰·H. 马金 (John H. Makin)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看见一匹黑马，骑在马上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它说：“一钱银子买一升小麦，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启示录 6: 5-6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末日来临 /019

谈 话 /021

冰-9 /029

打烊了 /041

货币骚乱 /050

第二章 一种货币、一个世界、一套秩序 /063

世界货币 /068

世界税收 /082

世界秩序 /092

休克主义 /100

第三章 心灵的沙漠城市 /103

洛斯阿拉莫斯 /105

资本和复杂性 /108

复杂性 /118

反 馈 /122

第四章 前震：1998 年 /131

金钱机器 /133

专 家	/136
贪 婪	/143
旋 涡	/147
(未被)吸取的教训	/159
后 果	/166

第五章 前震：2008 年 /175

新的危机	/177
第二个后果	/191

第六章 地震：2018 年 /197

无脸人	/199
黄金的力量	/209
美元短缺	/217
地震：2018 年	/224

第七章 精英的篝火 /229

角马和母狮	/231
苹果和猫	/237
债务帝国	/247
死胡同	/253

第八章 资本主义、法西斯与民主 /257

重新思考熊彼特	/259
新禁卫军	/269
新法西斯主义	/283
货币的联系	/289

第九章 当心黑马 /295

倒计时钟 /297

不一致 /307

科隆纳宫 /310

结 语 /321

致 谢 /333

注 释 /335

部分参考文献 /353

引 言

菲利克斯·索马瑞（Felix Somary）也许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家之一。

1881 年，索马瑞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的德语区。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学和经济学。他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同学，并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之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门下获得博士学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索马瑞曾在比利时占领区担任央行行长，但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富有的个人和机构的私人银行家。他于 20 世纪 30 年代迁居苏黎世，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直至 1956 年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马瑞大部分时间都在华盛顿特区担任瑞士金融事务特使，并向战争部提供金融咨询建议。

索马瑞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货币专家。他经常应邀为中央银行提供关于货币政策的意见。不幸的是，由于政治因素，他的很多忠告都被银行忽略了。

索马瑞能在他人志得意满时预见金融灾难，这种诡异的能力让他获得了“苏黎世的乌鸦”的绰号。在希腊神话中，乌鸦与预言之神阿波罗经常联系在一起。在《旧约·列王记》中，上帝吩咐乌鸦供养先知以利亚。索马瑞也许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先知。索马瑞回忆录的英文版就是《苏黎世的乌鸦》¹（*The Raven of Zurich*）。

索马瑞不仅先于他人预料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准确地警告了这些大灾难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他亲历了古典金本位的消亡、战争期间的货币乱象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于 1956 年去世，在布雷顿森林时代完结之前。

在预测极端事件方面，索马瑞的成功来自类似于本书中所用的分析方法。当时使用的名称和现在不同——在他参与市场活动的年代，复杂性理论和行为经济学还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东西。尽管如此，从他的著作中还是可以一窥他所采用的方法。

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他回忆录中的“桑贾克铁路”一章²，该章描述了在 1908 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索马瑞努力组建一个财团来发放一笔商业贷款。贷款将用于打造一条从波斯尼亚到希腊港口城市萨洛尼卡（今塞萨洛尼基）的铁路。这个铁路项目本身无关紧要。维也纳的支持者聘请索马瑞就其财务的可行性做出报告。

拟议的路线穿过一个叫作“新帕扎尔的桑贾克”（Sanjak of Novi Bazar）的奥斯曼省。这条路线需要维也纳向奥斯曼庄严朴特（Sublime Porte）³申请许可。

接下来发生的事震惊了维也纳。从莫斯科到巴黎，各国外交部强烈抗议。索马瑞写道：“奥地利—匈牙利申请一个铁路特许权，俄国—法国联盟的反应却是无比强烈的抗议风暴⁴——最后还采取了政治报复，建议修建一条从多瑙河到亚得里亚海的铁路。”

这一铁路事件发生在 1912—1913 年巴尔干战争前，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六年。然而，仅仅根据法国和俄国的反应，索马瑞就正确推断出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他的分析是，如果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能让地缘政治变得如此紧张，那么更大的事情会无可避免

地发生，这必然会导致战争。

这一推断是贝叶斯统计的一个完美例子。实际上，索马瑞的出发点是一个关于战争概率的假设——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发生世界大战的概率是 50%。在桑贾克铁路事件发生后，贝叶斯定理的数学公式中的分子和分母都会增大，战争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当代情报分析员称这些事件为“标志和警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假设的强度会让战争看似不可避免。贝叶斯定理能够让分析师先于公众得出结论。

放在今天，桑贾克铁路正呼应着对于从里海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的竞争，其中一些管道可能正通过昔日奥斯曼帝国的桑贾克。当事方依然是土耳其、俄罗斯和德国。新的索马瑞在哪里？新的“乌鸦”又是谁？

索马瑞还使用过备受约瑟夫·熊彼特青睐的历史—文化方法。1913 年，当时的七大列强要求索马瑞重组中国的货币体系。他拒绝了这一职务，因为他觉得欧洲即将发生更为紧迫的货币危机。在 1924 年到 1939 年席卷全球的剧烈通货紧缩发生前十年，他写道：

欧洲人觉得中国人很可笑⁵：他们拒绝纸币，还在秤上称量金属货币。欧洲人认定他们比我们落后五代人——实际上他们比我们还领先一代。在蒙古皇帝的统治下，他们经历过发行数十亿纸币用于资助军事和庞大公共工程的繁荣，最终只落得通货紧缩的苦果——随后这种印记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

索马瑞也展示了其对于行为心理学的精通。关于 1914 年 7 月，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向德皇的弟弟（英王的表哥）保证英国和德国之

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一事，他做了如下分析：

无疑英王和他表哥的谈话是真诚的⁶，但我不确定英王对于时局有多了解。我六年前就已经看到，很有才干的统治者了解的信息非常有限；内幕人士了解到的信息，特别是那些地位较高的人所掌握的信息往往是带有误导性的。相比于英王的判断，我更信任《泰晤士报》。我代表委托我管理资产的那些朋友，将银行存款和证券兑换成了黄金，投资到瑞士和挪威。几天后战争就爆发了。

今天，行为心理学家会把英王的错误观点描述为认知失调或确认偏误。索马瑞没有使用这些术语，但他明白精英都是生活在周边精英的泡沫中。他们经常是最后发现危机迫在眉睫的人。

索马瑞的备忘录于 1960 年在德国出版，英文版直到 1986 年才完成。这两本书都已绝版很久，只有在特种书店才能找到。

英文版出版一年后，1987 年 10 月 19 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一天内暴跌 20%，我们迎来了金融复杂而市场脆弱的新时代。有人相信，如果索马瑞活得再久一些，他一定能预见到 1987 年的股市崩溃，甚至更多。

这本书利用索马瑞的方法——病因学、心理学、复杂性和历史——在苏黎世的乌鸦停下的地方，我们重新捡起了金融荒唐史。

* * *

经济学是科学吗？是，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是科学家。经济学家的做法像是政治家、牧师或者吹鼓手。他们忽略不符合自己范式的证据。经济学家想要科学的声望，却不要科学的严谨。今天疲软的世界经济增长

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骗局。

科学要用到知识和方法。扎实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途径。知识是通过归纳（基本上是一种直觉）或者演绎（根据数据进行推理）得来的。利用归纳或演绎的方法来形成假设——严谨的猜测。验证假设要通过实验和观察才会得到数据。假设或是被数据证实，这样的话假设会被更多人接受；或是被数据否定，那么假设会被拒绝，并被新的假设所取代。如果一个假设通过广泛的实验和观察得到证实，它就可能成为理论——有条件的真理。

科学的方法很容易用于经济学。我们常说的物理等“硬”科学和经济学等“软”科学之间的分野并不存在。今天的学者会划分科学的分支，让它最适合解释宇宙的特定部分。天文学可以深刻地理解星系，生物学则可以有效地了解癌症，而经济学则是理解资源分配和财富创造的最佳途径。天文学、生物学和经济学是科学的不同分支，应用于不同的知识领域。但它们都是科学，都服从科学方法。

尽管如此，大多数学术经济学家不是科学家，而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因循守旧，不接受新的观点，并把违背教条的数据统统抛弃。这种糟糕的环境本来只是学术圈的事，但事实上，经济学家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占据要职。他们使用过时的理论不仅是个学术问题，更会毁坏国家的财富。

由于有这么多东西都岌岌可危，在下一次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这个话题都值得讨论。截止到本书写作，自上次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尽管缓慢，但也持续了七年多。这是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自 2008 年以来，基本上还是符合 1987 年、1994 年、1998 年和 2008 年的恐慌节奏。七年一次危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间距。短期内

新的崩溃还不算板上钉钉。然而，如果它发生了，谁也不会感到惊讶。

金融系统如此脆弱，政策制定者如此缺乏准备，以致当灾难袭来时，将需要采取极端的政策措施。这本书就是为了呼吁重新设计风险的统计特性，运用新理论，悬崖勒马，否则为时已晚。

科学家知道，所有理论都是有条件的，比现有看法更好的解释最终会出现。并不能因为爱因斯坦能够更好地解释空间和天体运动，我们就说牛顿错了。只是爱因斯坦让知识更进了一步。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并不愿意让自己这一行更进一步。奥地利学派、新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都把自己的旗子牢牢地插在地上。研究就是没完没了地把同样几个主题变来变去。智力停滞已经持续了七十年。表面上的创新，实际上还是在模仿凯恩斯、费雪、哈耶克和熊彼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提出的想法。这些原创思想是革命性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很有限并且已经过时，如果生搬硬套地使用，后果可想而知。

奥地利学派对于自由市场优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解是合理的。然而，奥地利学派需要使用新科学以及 21 世纪的技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航迹推算航海家。然而放到今天，没有人会怀疑他会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如果哈耶克还活着，他会使用新的工具、网络理论和元胞自动机来完善自己的见解。他的追随者更应该这样做。

如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占据统治地位。有趣的是，它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没有多大关系。凯恩斯首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但他的那些追随者却不是。凯恩斯在 1914 年主推黄金，1925 年建议

提高黄金价格，1931 年反对黄金，1944 年提出了改良的金本位制度。凯恩斯在每个位置上都有务实的理由。

丘吉尔曾经发了封电报对凯恩斯说⁷：“我开始接受你的观点了。”凯恩斯回复说：“很抱歉听你这么说。我已经开始改主意了。”如果今天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有凯恩斯一半开放，那会令人耳目一新。

凯恩斯的见解是，私人总需求的暂时性不足以用政府开支来代替，直到“动物本能”恢复。当政府并未负债累累，并有盈余可用于开支时，政府开支的效果最好。今天的经济学家，比如，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使用不成立的均衡模型（经济并非均衡系统），建议债台高筑的国家实施无限期赤字开支来刺激需求，就好像已经有四台电视的人应该购买第五台一样。这太愚蠢了。

货币主义者也没好到哪里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想法是，要稳定价格并获得最大的实质增长，货币供应量就应该逐步缓慢增长。弗里德曼希望货币供给能够满足潜在的增长，就好像爱尔兰的祝酒词“愿道路升起来迎接你”。

弗里德曼利用公式 $MV = PQ$ （最初来自费雪及前人），说货币（ M ）乘以速度（ V ）等于名义 GDP [即调整价格水平（ P ）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Q ）]。

弗里德曼认为速度是常数，理想情况下应该是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隐含 $P = 1$ ）。一旦估计出最大的实际增长率（成熟经济体中平均每年约为 3.5%），就可以平稳增加货币供应量，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增长。虽然这对于思想实验还不错，但弗里德曼的理论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在现实世界中，速度不是恒定的，真正的增长受到结构（即非货币因素）阻碍，货币供应量的定义也有问题。